1. 小我的寬恕計劃廣為流傳，遠超過上主的計劃。這是因為從事計劃的都是些尚未療癒的療癒師，因而也出自小我。現在，就讓我們來仔仔細細的審視尚未療癒的療癒師。從定義上說，他試圖給出自己尚未領受之物。比如，他若是位神學家，或許會從這樣的前提下手：「我是個悲慘的罪人，你也一樣。」如果是個心理治療師，則更有可能會從一個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信念開始——在他和他的病人看來，攻擊都是真實的，但對於二者而言，又都無關緊要。

2. 我已多次說過，小我的信念無法共享，為此之故，它們並不真實。那麼，「暴露」它們又怎能把它們弄假成真？只要是在幻想中找尋真相的療癒師，必然都尚未療癒，因為他們不曉得該往哪兒找尋真相，所以也回答不了療癒方面的問題。

3. 把夢魘帶入覺知確實有其好處，但僅限於教會你這些都不是真的，而它們所包含的一切也沒有意義。尚未療癒的療癒師做不到這點，因為他不相信這些。每個尚未療癒的療癒師都會以各自的形式遵循小我的寬恕計劃。如果是神學家，可能就會自我譴責，教人定罪，繼而宣揚某種嚇人的解決辦法。他們會把定罪投射給上主，使得祂貌似復仇心切，而後又懼怕祂的報復。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在認同小我，而既已見到了**小我的**所作所為，這一混淆便會令他們自我譴責。人們會反抗這種觀念實在情有可原，但反抗它卻仍是在相信它。

4. 小我的計劃縱有某些較為新穎的形式，卻是同等的無所助益，因為形式並非關鍵，而內涵未曾更改。比如，在其中一種新的形式裡，一位心理治療師可能會對夢魘中的小我象徵做出詮釋，並運用這些詮釋來證明夢魘的真實性。弄假成真之後，他又企圖貶低夢者的重要性，藉此驅除夢魘的後果。如果他能認清此處的夢者亦不真實，仍不失為療癒的一種進路。然而，他若把夢者與心靈等同起來，那麼心靈藉由聖靈而得的修正能力就會受到否定。即便從小我的角度來看，這都是前後矛盾，雖然它黑白不分，往往仍能看得出這點。

5. 如果你以貶低心靈重要性的方式來制衡內心的恐懼，又怎能強化小我的力量？這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明了為何沒有人能解釋得清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其實什麼也沒發生。尚未療癒的療癒師尚未經歷真實的轉變，而他必須從自己的教導中學習。他的小我一定會想辦法從這種情境裏得到什麼。為此，尚未療癒的療癒師並不曉得該怎麼給予，所以也無法分享。他沒法修正，因為那不是他努力的方向。他相信教導病人何為真實的任務取決於他，即便他也說不清楚何為真實。

6. 那麼，又會發生什麼？上主一說：「要有光，」光就會**出現**。你豈能像心理治療師一樣藉著分析黑暗來尋找光明，或者仿效一名神學家，先承認內在的黑暗，再尋求遠方的光明來驅散它，同時強調那遠在天邊？療癒並不神秘。你若不明白一樣事物，就改變不了它，畢竟光明**即是**明白。你無法不以幻術來療癒那些「悲慘的罪人」，「無足輕重的心靈」也無法不以幻術來自我崇敬。

7. 所以，這兩種小我的進路或形式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這種典型的「兩難局面」是你跟隨小我的必然結果。指出一個人前進的方向或許會有幫助，但除非有人能幫助他改變方向，否則就會失去意義。尚未療癒的療癒師無法為他做到這點，因為他也自己也無法為自己做到。他能做出的真正貢獻只在提供個案，而此個案的方向已由上天**替他**轉變，因而不再相信任何型態的夢魘。那麼，他內在的光明就會為提問者帶來解答，而後者必會與上主一同決議光明確實存在，**因為**他看見了它。藉著他的肯認，療癒師亦了知了它的存在。藉著這一方式，感知終能被轉譯為真知。奇蹟工作者會先感知到光明，然後藉著不斷延伸它並接納它的肯認，來把自己的感知轉譯為確定性。它的結果向他證實了自身的存在。

8. 治療師並不提供療癒；**他只會讓療癒發生。**他可以指出黑暗，但憑他自己卻無法帶來光明，畢竟光明並不出自於他。但光明既是**為了**他而存在，必然也是為了他的病人而存在。聖靈才是唯一的治療師。只要擔任嚮導的是祂，祂就會在一切境遇中闡明療癒的真諦。你只能令祂完成祂的任務。祂不需要任何協助。祂會清清楚楚的告訴你該做什麼，以便協助由祂那兒遣送過來的每一位求助者，而你若不插手，祂就會藉由你來向他發言。不要忘了，你選擇的是提供協助的嚮導，一旦選錯了，就幫不了忙。但也別忘了，正確的選擇可以幫得上忙。信任祂吧，給予協助乃是祂的任務，而祂出自於上主。倘能藉由祂而不是你來使其他心靈覺醒於聖靈，你就會明白自己遵從的不是世間的法則。但你此刻遵從的才是有用的法則。「有用的就是善的，」這一陳述雖然合理，卻不完備。善的**才會**有用。其餘的則一無所用。

9. 這部課程不僅提供了極為直接、極為單純的學習情境，還給了你一名神聖嚮導來告訴你該怎麼做。你若能照做，就會發現那確實有用。它的結果要比文字更有說服力。它們會令你相信文字說的乃是真理。只要跟對嚮導，就能學會這無比單純的道理：

藉著他們的果子，你就能認出

他們，而他們也能認得出自己。